

四書觀

大學中庸

四書觀

漢書門			
八	六	二	〇
一	六	二	〇
六	二	五	〇
册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八	漢
七	六	書
七	六	〇
册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20
冊數	6	(1)
函號	277	157

四書觀

277-157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乾隆十年仲秋新鐫

聊城鄧東良
長洲彭芝庭

兩先生鑒定

駱坦軒四書觀

本衙藏板



自序

淺草文庫

書言襯何曰如衣之有襯然後

可表而出之也書有正義有神

氣正義在有字句處神氣在無

字句處神氣得而正義自見故

說書者忌直襯則曲忌板襯則

活忌支離節解襯則筋聯脈屬
累字而成句字有襯累句而成
節句有襯累節而成章節有襯
或順襯或倒襯或旁襯或反襯
或引起於前作襯或收宕於後
作襯總於無字句處着神而於
有字句處一轉便醒說書之道
如是行文之道亦卽在是昔程
子說詩點掇一二字念過教人
領會卽此意也又嘗讀杜氏春
秋傳序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
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

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
順竊深有味乎其言之因思四
子之書果能澄心靜氣涵泳白
文沉潛反覆於朱子本註再參
之或問語類卽不能如程子說
詩之法僅點撥於一二字之間
而條暢其辭舒展其氣俾說書
者無板直脫離之苦而行文者
開頓折波蕩之機則於家塾啟
蒙未必無一得之助云

前溪後學略 培心田氏自

叙於畱畊書屋

大學
前卷外學部
部心田天自
寒未必無一得之謂云
開與世其葛之辨似欲參聖如
皆無殊直似辨之苦而亦文等
而新制其精奇氣其於外等

四書觀大學

聊城鄧東長

兩先生鑒定

吳興駱

培坦軒著

長洲彭芝庭

王坤德方

淳安方葵如文軒

受業徐鏞同春

慈谿鄭性義門

姚江筆丹書

婿高植礪村

男雲倬漢為

雲儀翔于全校正

聖經

曾子述孔子之言以為經而垂教于萬世外有以極其規模之
太而內有以盡其節日之詳也曰人不可以不學聖人教人既
已養之于小學之大學之道其道何在明明德蓋天道流行發
中又復開之以

四書觀

大學

一

四書

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
 後有是氣及其生理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
 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
 後有以理魄五臟百骸之身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
 而疑者是也然以其理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
 以其氣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物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
 或以其言則不能齊也彼賤而為物者既然于形氣之偏塞而
 無以克其本然之全矣惟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
 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于
 禽獸者正在于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
 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
 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性清者智而濁者
 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
 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肖又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賦明德者已
 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
 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
 是以私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以遠于禽獸雖曰
 害之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于禽獸雖曰得
 之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以自克矣然未體之明得
 之于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
 于禽獸雖曰得之于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曰有人之形
 而實何以遠于禽獸雖曰得之于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

教必先之以下文格物致知之說所以使之即其所謂養于小
 學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啟其明之端也繼之以下文誠意正
 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明之端也而反之于身以
 致其明之實也夫既有以啟其明之端則其明之實也夫既有
 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
 之所作為于一性而復得其本體之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
 則其外也其一性而復得其本體之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
 彼則眾人之中之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今且幸而有以自
 汙苟賤之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愧然而思存以救之哉故
 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如下文始明者亦皆存以救之
 及于乎天下之使彼明者以及之如下文始明者亦皆存以救
 去其舊染之汚焉蓋是則所謂新民而自明者亦皆存以救之
 也其舊染之汚焉蓋是則所謂新民而自明者亦皆存以救之
 非可止於至善也人之力之所為而當明者非存以救之
 而名者莫不各有其善然則所謂新民而自明者亦皆存以救
 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而大者所謂君子之仁臣之敬子
 或不能知學難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于克而不盡自將無
 者所以虛其理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不盡自將無

匹書祿也。盡夫修也。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失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此三者。以大學之綱領也。夫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于善矣。然非先有。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能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以得其所以當中之者。而中之也。故必如下文所格知之所在。而。下之事。皆有以知其不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既。當止。則物皆有一定。而志有定。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既。靜矣。心靜。則無所而後能安矣。安。則日用之間。從容暇裕。而。能慮矣。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凡于修己治人。而後能。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此四者。而非實有等級之相懸也。舍而。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而非實有等級之相懸也。舍而。明德新物。而內外有本末。知一事而首尾有終始。既。民兩相對。則有本末。知一事而首尾有終始。既。始所當先。末相對。則有本末。知一事而首尾有終始。既。終所當後。誠知所先後。而進爲一。則近學之道矣。誠。人欲明德於天下。有以明其明德者。天下也。必先有治其國。

天下之本。欲治其國者。不遠求之。先有以齊其家。國之本。欲齊其。在國也。欲治其國者。國也。必先有以齊其家。國之本。欲齊其。家者。不徒求之。先有以脩其身。家之本。欲齊其家。國之本。欲齊其。所主雖欲勉強以修之。欲脩其身者。必以正其心。而心之發。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脩其身者。必以正其心。而心之發。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欲正其心者。必。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其心者。必。先有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妙。衆理而宰萬事者也。人莫。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欲誠其意者。必先有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妙。衆理而宰萬事者也。人莫。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有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妙。衆理而宰萬事者也。人莫。至。于。盡。也。至。于。天。下。之。物。必。各。有。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微。究。極。無。餘。以。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致。知。之。在。乎。即。事。以。格。夫。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孝。之。次。第。也。若。夫。物。既。道。以。觀。理。以。格。夫。窮。相。傳。所。以。教。人。爲。孝。之。次。第。也。若。夫。物。既。道。以。觀。理。以。格。夫。窮。則。知。之。在。我。者。亦。不。盡。而。後。知。至。矣。既。正。矣。心。既。正。而。後。意。可。隨。所。謂。而。無。不。盡。而。後。知。至。矣。既。正。矣。心。既。正。而。後。意。可。而。誠。矣。意。既。誠。物。不。能。動。而。後。心。而。可。得。正。矣。心。既。正。而。後。意。可。而。誠。矣。意。既。誠。物。不。能。動。而。後。心。而。可。得。正。矣。心。既。正。而。後。意。可。

四書親 大學 三 且吉堂

至陷于而后身而可修矣身既修則表正而家可齊矣家既
所偏于一國而後國可治矣國既治則天下平矣身
明乎一國之事也齊家以正心之序也夫是事也格知至則知所
誠矣然要而論之舉此而措之皆所以修身也
亂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皆所以修身也
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皆所以修身也
人賤之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天之明命有在所以同得非我之得私
無一物而非吾心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心所當為
匹夫之教乃為天子之君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
大孝之教乃為天子之君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
之俊選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然則預求
素以修其身以正其本清其源哉是故以身對天下國家而吉
則身為一本而天下國家未以容無差等若不能格物致知以
未嘗不一然而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差等若不能格物致知以
誠意正心而亂而末治者否矣長其親不其
修其身則其本先亂而末治者否矣長其親不其
所厚者先薄而于其所薄者厚而親之未之有也

千古不易之準哉

見

卷

四

且吉堂

克明

傳之首章釋明明德也日經言在明明

德者何以徵之周書武王告康叔之

於氣物物蔽之周書武王告康叔之

之氣惟文王克明其德無一毫氣稟物欲之累而有以全其

甲篇曰天命而忽忘者多惟我成湯此心常存靜存動察無見

而見顧諟天之明命而不敢有一

有見顧諟天之明命而不敢有一

恒以私欲狹小之惟堯而人克明此峻德毫髮之由之巨細精粗無

觀之明言雖不同然曰德曰明曰命曰峻德毫髮之由之巨細精粗無

之明言雖不同然曰德曰明曰命曰峻德毫髮之由之巨細精粗無

聖之相傳皆此自明德也前聖以自勉哉

傳之二章釋新民也日經言在新民者其義何耶蓋新民者先

也必日日而相繼新之且恐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既已振勵于始

大學

五

旦吉堂

之始焉。由是而可。康誥之曰。商民之染於汚俗深矣。今當作其
 以新民矣。周書。自新之民。併可以新此也。自新之民。不始鼓之舞之而振
 為邦。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則天之所以降衷。下民均
 其命。實自維新。為大盤銘言。自新也。而新民之用。行矣。文王言。自新
 於至善也。新民不至於新命。新民未止於至善也。是故君子
 自新無所不用其極也。
 傳之三章。釋止于至善也。曰。經文所謂止。詩云。王邦畿千里。實
 至善者。歷咏詩言而得其義矣。玄鳥之鄉。猶至善為萬事。詩
 惟四方民所嚮。止之也。夫京師為首善之鄉。猶至善為萬事。詩
 云。彼縉蠻之聲。黃鳥。止于丘隅。處焉孔子。誦此詩。曰。黃鳥一
 於其止也。尚知其所當止之處。可以人反。昧于所止。而不知鳥乎。由
 及孔子之言。觀之。可見人各有所當止。而不可不先。詩云。穆
 知所止也。既知所止。然後可得所止矣。大雅文王之

穆然深哉。其緝而繼。熙而光明。敬而安止也。今自其敬
 之道。文王為人君。則止於仁。臣之至善焉。敬者為人臣。則止於
 敬。子之至善焉。孝者為人子。則止於孝。父之至善焉。慈者為人父。則
 止於慈。交之至善焉。信者與國人交。則止於信。者文王以一敬流

通其間而所止者莫非至善如此。學者於此。體之於已。則為明
 德之止。至善推之於人。則為新民之止。至善而善。而善可得而止
 矣。以明明德之止。於至善。詩云。瞻彼淇水。澳菜竹猗猗。然而美
 善言之。衛風淇澳之詩。云。瞻彼淇水。澳菜竹猗猗。然而美
 斐成章。君子其進也。如切如磋。如治骨。如琢如磨。如治玉石
 考其瑟兮。而嚴。儻兮。而武。毅觀赫兮。而宣。喧兮。而盛。大。有斐之
 君子。其終不可得誼忘兮。試由詩言而如切如磋者。何道。君子
 為學。於凡事物之義理。講習討論。已精而益求也。其如琢如磨
 者。何謂乎。謂自脩。於凡人欲之有害于天理者。省察克治。已之

者。君子之自脩。而益求其密。以至於私欲淨盡。有如既琢而

者。君子之自脩。而益求其密。以至於私欲淨盡。有如既琢而

者。君子之自脩。而益求其密。以至於私欲淨盡。有如既琢而

者。君子之自脩。而益求其密。以至於私欲淨盡。有如既琢而

者。君子之自脩。而益求其密。以至於私欲淨盡。有如既琢而

者。君子之自脩。而益求其密。以至於私欲淨盡。有如既琢而

者。君子之自脩。而益求其密。以至於私欲淨盡。有如既琢而

復也。其瑟兮僖兮者，何蓋言君子知行交進而自然恂慄，而常存敬
 磨也。云其瑟兮僖兮者，理有真得此心，純一自然恂慄，而常存敬
 逸如此，其瑟而也。其赫兮喧兮者，何蓋言君子嚴敬存於威，畏可
 嚴密，備而武毅也。云其赫兮喧兮者，中而發於外者，自然有威，畏可
 儀，可象而不可掩，如此其赫也。其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者，何
 道，君子盡學問自修之功，有恂慄盛德，善極精，所以同
 乎道，威儀之驗，由是德極全備，而為盛德，純而為至善，所以同
 深使，人自民之仰慕，不能忘也。此明明德止於至善，言之周頌烈文之
 詩云：於戲前王，至今不忘。夫易忘者，已往之澤，而難繫者，後人之
 無窮之德澤，留於後世，如謨訓功烈，禮樂文章，所以啟佑後人，有
 春是其賢也，創業垂統，建立屏藩，傳諸子孫，臣庶者，是其親也。
 後世君子，為後賢後王者，由舊章而不賢其賢，而親其親，焉治
 之，使世世享太平之福者，是遺其樂於後人也。分田制，小人為
 里，使百姓永遠為業者，是遺其利於後人也。後世之，小人為
 者，含哺鼓腹，而俯仰自得，樂其樂而利其利，焉賢上親上，君子
 耕田鑿井，而作息自如，皆樂其樂而利其利，焉賢上親上，君子
 利，小人得其所矣。自非前王所此，所以既沒世之，愈久而不忘
 以新民者，止於至善，何以有此。

也。此新民主至也。善之實也。傳之四章，釋本末也。經言物有本末，蓋以子嘗有曰：民有爭而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也。味也。而其義何以見之。子嘗有曰：民有爭而
 為之，剖判其是聽訟，非難訟初，吾亦可猶人也。必也使民愛敬
 非曲直，謂之聽訟，非難訟初，吾亦可猶人也。必也使民愛敬
 然無有爭訟，可貴乎。夫訟者，人之無情實之人也。其辭則虛誕，無
 情實者，不得盡其辭。此豈智龍之刑，備在上有以。大畏服
 民之志，使之化，偽為誠，無復以虛辭相尚。故訟不待聽而自無
 而所以使民無訟，則由於已盡民德之新，是亦新之大概也。夫
 本而在所當先，新民為未而在所當後，從可知矣。此謂知本，子
 之言不更與終。文相發明哉。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
 矣。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
 欲推致吾心之知識，使無一在即事物而窮其理，使無一也。
 蓋人心之虛靈，莫不有之。自然知天下之理，而天下之事，物莫
 四書親 大學 七 且言堂

不有當然。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惟於事物理有一處未窮。故於其心亦有一端不盡也。夫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乎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曠。不離過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蒸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心。程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于義理。而無雜於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

得而治也。是以其既為之小學。使之習於誠敬。收其放心。養聖人愛之。是以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極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始教也。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

益推究。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

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

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

已與其所以至於用力之久。觸類引伸。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

衆物之理。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表裏精粗。無不到。非物格乎。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全體大用。無不明。非知至乎。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傳之六章。釋誠所謂誠其意者。何也。蓋言自修者。知為善

意也。曰經文所謂誠其意者。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而毋自

欺也。夫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

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為氣稟之

也雖曰好之而未無不好者以拒之于內不知惡之真可惡
 則其惡也也雖曰惡之而未無不惡者以挽之于中是以不
 免于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
 惟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之故必首教之以格物致
 知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
 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誠意以禁止其自欺凡心之所發
 如日好善則必由此而復進之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日惡則必
 中及外無一毫之惡則其惡也去惡如惡臭之真務快足乎則必
 也而中無一毫之惡則其惡也去惡如惡臭之真務快足乎則必
 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務快足乎則必
 謙夫欺謙之分貫乎始終而欺謙之幾判故君子必慎其獨之
 地以審其幾稍涉自欺立也然則誠意者自修之實功而小人
 為禁止不敢有一毫自恕也謙獨者又誠意之要關也彼小人
 不知慎其獨居已知任情恣欲以為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而
 獨當其閑居已知任情恣欲以為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而
 后消沮閑厭然於其是揜其真實不善而著其偽飾善始而自欺
 以之欺人究之於人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而無救於平日之
 自心難昧其視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而無救於平日之

復何益矣乃知小人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
 惡天固捨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門人既記
 而無惡曾子平日曰幽獨之中人皆以為莫予視莫予指也
 如此而曾子之言曰幽獨之中人皆以為莫予視莫予指也
 又引有不及而獨中無形之指十目所視焉不啻十手所指焉
 視一及無不及而獨中無形之指十目所視焉不啻十手所指焉
 惡之幾不其真嚴而可乎果知獨之可畏而加慎焉以誠其意
 可掄如此其真嚴而可乎果知獨之可畏而加慎焉以誠其意
 盡將見德誠於中而其形外富非不深藏矣去惡而惡無不
 也而不期然而然者彼大富也然而必潤屋矣德非不謙沖
 潤身矣德誠於中而其形外富非不深藏矣去惡而惡無不
 非戒欺求謙以誠故君子必誠其意獨尤亟亟也
 其意何以求得此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何也蓋人之一心湛
 傳之七章釋正文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何也蓋人之一心湛
 修身也曰經文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何也蓋人之一心湛
 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
 而應妙虫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
 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
 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
 曰書規大學九

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
 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
 能無失且又不能無心有所忿懣則偏於忿不得其正有所恐
 懼則偏於恐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偏於好不得其正有所憂
 患則偏於憂不得其正夫心者身之主也無在而無乎不在故
 靜云為使無不合於道今既偏心有所不在之舍虛靈焉心既不
 主於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心在而不在之舍虛靈焉心既不
 肉之無所親也而親無所不見矣耳聽也而聽無所不聞矣
 雖食也而食無所不知其味矣夫親聽飲食起居應事接物之
 際安能盡得其理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齊家也曰經文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何也蓋身與物接
 敬哀矜赦情之異用者亦人情之所不免也然五者人之情每
 因物付物本有當然之則而不可陷於一偏若常人任其所
 向而不加檢察則之其所親愛一於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一於賤惡而辟焉

之其所畏敬一於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一於哀矜而辟焉之其所赦

情一於情而辟焉夫親愛畏敬哀矜好之屬也賤惡赦情惡之屬

於中惡以積愛而掩惡一人惡故好而能知其惡惡而能知其

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子之惡官又所易人每莫知其子

之惡焉苗之碩亦農所易莫知其苗之碩焉由是推之可見人

此哉夫專惡狗於一偏則吾之所自處者多矣偏之為害一至於

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傳之九章釋齊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何也蓋身者家之本

也如不能修其家先不可而教矣而能教之一國人者無之故

君子惟修身以教不出乎家也而表則之立風聲之樹成教

且吉堂

於國也。所以然者，以孝者。善事其親之謂也。然國之有君，所以

事君也。弟者，善事其兄之謂也。然國之有長，所以事長也。

慈者，猶愛也。幼之謂也。然國之有衆，所以使衆也。此君子所

而成就於國也。夫天下事強致者難為，功率性者易。康誥有曰：

如保赤子。夫謂之赤子，則是有欲而不能以言語自達，心誠切

至多求之，雖不能中，亦不相遠矣。能哉！蓋養子之理，根於天

性及其有子，自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見孝弟之心，無不出

於自然者，但能推廣之，則教之本自見矣。是以不出家而成就

於國也。夫家國之理，既原於一致而立，教之本又妙於自然。君

子誠能以一家之人為孝，為弟，為慈，皆仁矣。一國之觀仁於家

興起，於仁教家使一家之人為孝，為弟，為慈，皆讓矣。一國之觀

莫不興起，於讓使一人之貪利而好戾，而背理不孝不弟，不一

國之人皆作悖亂之事矣。夫一國之仁讓，由於一家一國之作

其機，可止過有如此。此所謂一言之失，以償其事一人之正足

其國也。君子可不戒貪，展而躬仁讓，以為定國之基。堯舜也，帥天

下以仁而民從之。亦化而桀紂也，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亦化

焉。是蓋從其所好，非徒從其所令也。若堯舜之所令，所好固其

皆出於仁矣。彼桀紂者，雖所好在暴，而所令未始不在仁。然其

所令反其所好，而民則不從。是故君子若孝弟慈，有諸己

而后求諸人，使共勉於善，不孝不弟，無諸己而后非諸人，使其去

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使所藏乎身者，先無可不恕矣。乃欲

吾身未能有善無惡，則是人非而能移風易俗，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一家之習尚，一故治國之君，端在修身。齊其家而己，夫是齊治相

國之觀瞻所繫。故治國之君，端在修身。齊其家而己，夫是齊治相

矣。周南桃天之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

人。此雖美女子之被化也。然一國之家。人而後

可以教國人。因以宜一國之家人。此齊治相

侯之令德也。然一國之兄弟。即一宜其兄弟。而後可以教

家人。以宜一國之兄弟。此齊治相。詩云。宜兄宜弟。美諸

國。人因以宜一國之兄弟。此齊治相。詩云。宜兄宜弟。美諸

美君子之常度。所表率然也。然其為父子兄弟。足

儀也。即其著見於一家之中者也。此齊治相。因之。又一証也。三

為法於一而後。一國法之也。詩所言不同。而總之互發。夫

齊治之義。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較著哉。不彰明

傳之十章。釋治國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何也。誠觀國人之

平天下也。曰。經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觀化於家。則知天

下之本於國矣。蓋天下無不同之心。上能老吾老。而以孝教

無不同之理。惟人君之倡導。何如耳。如一國而民興弟。上能恤

一國而民興孝。上能長吾長。而弟教家。則一國而民興弟。上能恤

吾孤。而以慈教家。則一國而民不信。上行下效。如此可見。一國之人

心。豈有異。是以平天下。君子。物格知至。有以通天下之志。而

於一國哉。是以平天下。君子。物格知至。有以通天下之志。而

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有絜矩之道。足之理。使天下有是孝

弟慈之願者。皆得隨也。絜矩之義。何如。所惡於上。之使我者。則

分自盡。而無有不齊也。假如我為人下。所惡於上。之使我者。則

心之。母以。使下。人上。所惡於下。之事。我者。則必以此度下

下者。事上。我在。所惡於前。此度後之心。而母以。從前。先後

而我在。所惡於後。此度前之心。而母以。交於左。所惡

於右。之交。我者。則必以此度前之心。而母以。交於左。所惡

則必以此度前之心。而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之

若之。心。而母以。交於右。夫我一人之心。而度諸上。下。前後。左右

各遂其分。願而無所。謂絜也。固已。此之謂絜矩之道。最難平者

絜矩。與不能。絜矩。止此。好惡之。財。推所。好之。順者。不待言矣。而能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亦不過因民之情而已。如民之所

好。我亦好之。而所欲。民之所惡。我亦惡之。而所惡。必失焉。夫有

父母之於子。則然。今此之謂民之父母。南山之詩云。節。彼高

君子之於民。如此。然。此之謂民之父母。南山之詩云。節。彼高

猶繫天下。有國者。位益尊。則不可以不慎。於用。精之際。以求合

而好。惡狗於。辟。則一人。身。弒。國。亡。為天下。大。僂。矣。公。好。惡。財。為

下。僂。得。失。相。去。何。遠。也。大。雅。文。王。之。詩。云。殷。之。先。未。喪。師。也。克

配上帝。而為。天下。君。及。紂。之。身。一。失。儀。監。于。殷。而。自。峻。命。不。易

保也。詩。道。能。絜。得。衆。心。之。則。得。國。云。是。也。不。能。絜。知。而。失。衆。之。人

何道乎。道。如。節。南。山。之。詩。所。云。是。也。不。能。絜。知。而。失。衆。之。人

則失國。之。得。失。由。於。能。絜。知。與。不。能。絜。知。如。此。是。故。平。天。君

子。以。身。處。臣。民。之。上。事。所。當。先。慎。乎。德。使。吾。之。得。於。天。者。爛。然

常。明。純。然。無。累。則。已。德。克。明。而。絜。知。有。德。此。有。人。矣。率。土。皆。臣

之人。得。矣。由。是。惟。德。動。民。惟。民。戴。德。有。德。此。有。人。矣。率。土。皆。臣

有人此有土。矣。任。土。作。貢。有土此有財。矣。因。入。為。出。有財此有

用之矣。夫。德。為。衆。務。德。者。乃。治。國。平。本。也。所。財。為。有。德。之。財。者。乃。治

天下。末。也。在。所。當。後。苟。或。不。務。修。德。而。外。其。本。則。惟。知。愛。內。其

末。將。見。君。專。利。於。上。爭。民。而。施。之。以。奪。之。故。利。與。義。不

財。不。兼。得。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而。相。爭。奪。散。外。本。財。散。下。則。民

聚。本。內。未。財。聚。則。民。聚。財。散。則。民。散。而。相。爭。奪。散。外。本。財。散。下。則。民

聚。散。民。散。則。財。聚。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而。相。爭。奪。散。外。本。財。散。下。則。民

不。能。絜。知。而。專。利。於。上。失。康。誥。之。曰。惟。天。命。不。于。常。保。斯。道。益。乎

則。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善。則。得。之。以。利。治。不。善。則。失。之。矣。然。則。道。益。乎

人。君。以。德。治。天。下。而。信。而。有。天。下。者。當。慎。乎。德。以。盡。絜。知。楚。書

之。道。也。且。是。不。外。本。而。內。未。之。意。吾。有。得。於。晉。楚。之。書。焉。楚。書

若。何。昔。趙。簡。子。以。白。曰。我。楚。國。無。以。玉。為。寶。詞。以。行。事。於。諸。侯

西。書。親。大。學。三。且。古。也。

左史倚相能通訓典惟二善人以為寶夫尊賢本也金玉末也

而內未焉若晉書者秦勇犯對使文公曰我亡人重耳無以得為

寶惟哀痛仁其親以為寶夫親親本也而內未焉且是繁矩之道

非獨財貨宜然也至於秦穆公誓告羣曰若有一个臣而自其外斷

斷今一誠無他技能之可其心則寬宏休休焉其如能物之有容焉

見人之有技為出眾之若已有之必欲盡展人之彥聖有俊美

德者其心好之篤不啻若自其口所出之掄揚已也德寔能容

之使任職以能保我子孫黎民黎民保則邦本固尚亦有利哉

若小人者無斷斷之人之有技則恐其媚疾以惡之使無所人

誠無休休之量見人之有技則恐其媚疾以惡之使無所人

之彥聖則恐其媚疾以惡之使無所人

傷絕善類引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用小人必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之可也見容賢利國人之可好者也妨賢病國人之可

惡者也但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好惡易偏而難正唯仁人

無私知此媚疾之人為放流之進諸四夷遠不與同中國善

害不淺深惡痛疾而為放流之進諸四夷遠不與同中國善

則於有容之人延擡必亟此所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也此仁人極好惡之公見容賢利國人之可好也而不能舉

而能繫矩者也若夫見容賢利國人之可好也而不能舉

而遲疑不能先待則是以息忽之心命也見國之妨賢病

而不能退即退而優柔不能遠待則是以姑息之心過也善善而

不能絜矩者也又其甚者惟狗已見不順人情於媚疾之人

所公惡好人之所惡於有容之人人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善

也而反好人之所惡於有容之人人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善

惡之性則失人心以失天蓄必逮夫身焉此不仁之甚好惡極

愈好惡存公私而得失之相去甚遠有再三言之而不能絜矩者

君子內而修己外而治人有大道至齊治平是也必盡已之忠循物無

君子內而修己外而治人有大道至齊治平是也必盡已之忠循物無

君子內而修己外而治人有大道至齊治平是也必盡已之忠循物無

君子內而修己外而治人有大道至齊治平是也必盡已之忠循物無

君子內而修己外而治人有大道至齊治平是也必盡已之忠循物無

君子內而修己外而治人有大道至齊治平是也必盡已之忠循物無

君子內而修己外而治人有大道至齊治平是也必盡已之忠循物無

君子內而修己外而治人有大道至齊治平是也必盡已之忠循物無

信然後以之道學自修而知行交進以得之否驕而於泰而後
 之為已則無以明善而誠身以失之則言國之得失由於其
 君之善不則無以類情而通德遂以失之則言國之得失由於其
 深省之哉至於前所因財貨以明紮知之而曰不外本而內
 未命者非竟置財貨於不講也財者生人之蓋生財有大道焉財不
 生之者驅天下之民而歸之眾耗其食之者簡天下之賢而
 俸位寡財之成由於農時凡有為之者在疾為出國費有經則
 道在寡與作不違農時則疾以開財之源則上下均平可財恆足
 用之者在道夫生眾為疾以開財之源則上下均平可財恆足
 矣又何事外本內求仁者聚而安富尊榮是以財發身
 也哉是道也得之則為仁者聚而安富尊榮是以財發身
 為不仁者出惟知黷貨悖入悖以身發財也夫以身發財
 卒至於喪身以財發身本不求財也而亦豈患無財哉蓋君之
 愛民仁也民之忠上義也上不好仁而下不好義則終君之
 未有好仁其下而不好義其上者也下既好義則終君之
 所奮將見以事則易使未有好義而其事不終者也以供於下
 之分明而子來之情切未有好義而其事不終者也以供於下
 君安享未有府庫之財之忠而非其財者也之私而感色之理

於上固然者存天下者孟獻子言曰大夫初試為畜馬乘則已食不
 可不嚴義利之辨哉孟獻子言曰大夫初試為畜馬乘則已食不
 當察於雞豚以爭小民之利也伐冰之家此其祿已不更畜夫
 復察於雞豚以爭小民之利也伐冰之家此其祿已不更畜夫
 牛羊資也至於百乘之家則采地所出既享民之賦不可畜
 聚歛之臣拮据以傷與其有聚歛之臣以戢寧有盜臣以傷已
 之言如此豈獨此謂有國者不可專利以利為利當公利以義
 為有家者訓哉此謂有國者不可專利以利為利當公利以義
 為利也利為利則必有世之儼然長國家而務貪求財用
 者必自小人希寵干進以謀矣彼為君者不為善之致小人之
 使為國家使以聚歛為長策以拮据為良謀奪民財以恣君欲將
 蓄人害然並至也斯時雖有善者命已去人心已離亦無如之何
 且吉堂

由入謂發欲明道之所謂則性與教之謂皆不可以無
 辨。故子思子曰人物各有性矣而亦知性之謂乎。蓋
 謂性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健順五常之理
 亦賦焉。雖未嘗諄諄命之而其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也。
 即命也。其得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即性也。以命言之則曰
 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
 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
 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理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
 異而理未嘗不同。此性之所以純粹至善而無不具足於有
 生之初者也。日用事物之間各有道矣。而亦知道之謂乎。蓋
 性之謂道也。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曰君
 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皆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曰君
 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辨亦道也。蓋所謂
 性者無一理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
 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雖鳥
 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却
 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
 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雖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偏
 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
 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為而亦豈人之
 所得為哉。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統皆理之自然而為人物所同

得宜無有不由其道者。突然理無不一而氣有不同。物之得乎
 形氣之偏者無論矣。人雖得形氣之正而精濁厚薄之稟存不
 齊。是以賢知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得于此者或不
 能無失于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于所謂性者不免有
 所昏蔽錯雜。而無以余其所受之正性。可不全。則于所謂道者
 因亦有所乖戾。而無以適乎所行之當。夫是以聖人之教。教
 有不容已。而所謂教者。又
 豈強之以其所本無哉。蓋
 脩道之謂也。聖人之心清明純
 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于天下。使夫
 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導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
 情。則仁之為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為。則
 義之為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
 教得矣。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智之為教明矣。
 夫如是。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
 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于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
 欲。違其所惡。因其財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
 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爾
 終。輔贊之功。而實未始外乎人。物之所受于天者。而強為之也。
 夫道由乎性。而道也者。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大而父子君臣小
 教固乎道。然則道也者。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
 有當然不易之理。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見塞天地。貫徹古
 今。而取諸至近。則嘗不外乎吾之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

不可得須與離也。若刻以頃懼之而于事無所據則是非率性

道也。聖人之所修以為教者因其不可離而品節之也。則君子

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有不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

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一物而不相管矣。又何以能存天

離之本然而不使是故君子不待其微于色。戒慎乎其所不

及。不待其發于聲。恐懼乎其所不及。瞭然心目之間常

而不敢有須臾之間斷也。夫戒懼之功固無間于動靜矣。而由

靜之動之初則尤天。人理欲之幾所由分而不可不加謹也。

蓋幽隱之間他人所不見。細微之事他人所不聞。是皆常情所

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存心之靈。倏如日

月。他人不見而己獨見。他人不聞而己獨聞。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而况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于擊音容

而尤莫顯乎微。貌之間。發于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

可掩者。又不止于。故君子心常明不為物蔽。而于此尤必慎其

念慮之差。而已。獨知之。地。遠人。欲于將萌而不使其潛。然則由教而人者。推

其功。效。可。得。而。究。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

當。而。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無。謂。之。中。其。發。而。宜。喜。宜。怒。

皆。中。其。節。而。無。所。乘。謂。之。和。中。也。者。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

是。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乃。古。今。人。物。之。正。道。之。用。也。天。下。之。達

道。也。夫。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及。于。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

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

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

者。愈。嚴。愈。敬。以。至。于。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于。隱。微。幽

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于。無。一。毫。之

差。謬。而。行。之。每。致。其。中。與。和。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同。達。道。之。行

不。違。則。為。有。以。致。其。中。與。和。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同。達。道。之。行

中庸

中庸

三

且

上天成地平鳥獸草木咸若固其驗矣若夫衰亂之世三辰失
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也兵亂凶荒胎殯
則死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為不位也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
耶若夫聖賢生于其時不得志而窮而在下然苟能致中和于
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其不能者
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
不皆然蓋天地生我者也萬物同我生者也如父母昆弟之
本為一體故其功效感應彰彰如是學者豈得疑其說之奪而
也哉

第二章

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矣引夫子之言以證之
也實為萬世道法之宗非止一家淵源之自故稱祖字以述之
仲尼言曰發也無過不及至平而無所詭至常而不容易蓋中
而庸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君子乎中庸若小人則反乎中
庸焉君子之中庸者以其君子之德既長言而又以中無
而在必戒謹恐時制宜中焉小人之反所以中庸者以其小人
遷以無失乎因時之制宜中焉

第三章

之心既不能不而又毫無防檢遇事無所忌憚也蓋君子而處
窮于人也矣而不至于無忌憚者亦有之君子而必時
中之小人而又無忌憚此中庸與不中庸之相去遠也

第四章

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子曰天下之可得而加損者舉非其
而又引夫子之言泛論之子曰天下之可得而加損者舉非其
及則為未至而惟天理當然之則無中庸者其真至矣乎是固
一毫可得而加損其間是則所謂中庸者其真至矣乎是固
同得于天而發見于日用事物之間初非難知難行之比但性
道雖同而氣稟或異無修造之聖人作于其上則世教衰而
民不與鮮能蓋此也久矣

承上章民鮮能久之意而子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道之
推原其所以然也又引蓋行由子明而為知者測度深微揣摩事變
不行也故我知之矣稟氣之清而為知者能知君子之所不必
知而于過之稟氣之愚者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不及也過既
中則

惟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不及知又不知道之不明也其所以行也而又安望其行哉本無不明也今道之不明也其所以行也而又安望其行哉本無不明也今道之不明也其所以行也而又安望其行哉

第五章

承上章不行由于不明之故子之曰道其不行矣夫蓋深望道因舉其端以起下章也引

第六章

承上章而言如舜之大智然後知子之曰人之知有大小彼小之無過不及而道由之行也故引子之曰人之知有大小彼小若用之舜者其真大知也與舜不自見為好問深遠之言而始察也而且好察邇言焉察之而善其言惡而揚之善使惡者而善者益樂告焉言雖善矣猶執其兩端歸所謂中也夫然後有衆論不同之極致于是又衡執其兩端歸所謂中也夫然後用其中於民焉是惟大知之人故擇其斯以為舜乎由此觀之聰明而樂取諸人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道之由明而行不信然哉

第七章

承上章不明由于不行之故子之曰審事而決趨避擇理而堅因舉其端以起下章也引子之曰審事而決趨避擇理而堅之審度人皆曰子知矣及觀其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事機人皆曰子知矣及觀其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與之辨人亦皆曰子知矣及叩其所擇乎中庸而不

中庸 中庸 中庸

能期月守也。夫不能守則非真能擇可知猶之不知

第八章

承上章而言如回之能守然後行子之言曰世之能擇而不能回之無過不及而道由以明也引子之言曰守者吾惑焉若回之為人也不然于凡日馬擇乎所謂中庸者而得一善則隨得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服膺弗失則非不消者之不及矣道之由行而明不又較然哉

第九章

承上章有舜之知有回之仁而不可無君子之勇子之曰人故借天下之至難者明中庸之尤難以起下章也引子之言曰所謂至難者有三焉均天下國家也辭爵祿也蹈白刃也以我言之雖難而猶易焉蓋三者亦知仁勇之屬然皆取必于行而無擇于義且或出于氣質之偏天下國家而第可均也爵祿而事勢之進未必從容而中節故中庸則難無難知難行之事然曰可辭也白刃而第可蹈也夫中庸則難無難知難行之事然

毫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于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難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

第十章

承上章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子路之問強而子答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故引子路之問強而子答曰強不同矣不知汝之所問為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抑而當強與教之寬嚴剛柔亦各有施矣而或則專務寬柔以教為無道之當強不必報亦無道而化之故以舍慈之力勝人為強南方之強也而凡長君子此危之若夫金革非所以安體而往而處于金革之閒死而不厭者此在北方風氣剛勁生其地者固北方之強也而凡自強者此居之豈而之所當強哉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于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于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敗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是皆不能自勝其人欲之秋

曰書

曰書

六

以純乎天故惟君子能和不流也而不倚其強哉矯乎國有道而不變塞焉其強哉矯乎國無道雖至死而不變其強哉矯乎四者之強強之中也所謂中庸之不可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第十一章

前因小人之反中庸而曰民鮮能又曰不可能而必求諸知仁勇至此而歸之于知仁勇兼備之聖人而後能之也故引子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固象人之所能知而素隱者有言曰能行者也乃有智者之過不肖知人所共行而行怪者是其于知于仁皆無當而強所不當或有不稱述之焉然吾當行者在而于彼所向弗為之矣夫若能擇乎君子既遵道而行矣乃知及而仁半塗而廢焉是蓋當善而為君子既遵道而行矣乃知及而仁半塗而廢焉是蓋當者于所性所命之理有終身察弗能已矣而不見君子焉不也吾之由之而不盡者固自有所弗能已矣而不見君子焉不

第十二章

行則依乎中庸而巳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雖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盡仁至不賴勇而唯聖者能之焉夫君子之自言一則曰吾弗裕如者伊何人哉唯聖者能之焉夫君子之自言一則曰吾弗能已非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乎而謙不自居曰惟聖者能之然則君子中庸言之者仲尼也體之者亦仲尼也學者可以觀矣

子思首章既言道不可須臾離矣至此而復申明君子之道何之也曰道非君子所得私也而言道者必稱君子君子之道何哉言乎其費而不可而之言乎其隱而莫之見也何夫婦之用之廣則費窮也而之微則言隱言乎其費也何夫婦之愚者宜乎于道無所知矣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大知然以其近而居室之間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大知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中之不肖宜乎于道無所能矣然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至也聖人亦有所不能焉不但聖大而至于天地無以過也雖至也聖人亦有所不能焉不但聖矣宜其盡道也然以天地之大也覆載生成能分而不能兼陰人猶有所憾及而道非費矣聖人天地而無不盡財道之大者

德有所止而道又非
 費矣而道不然也
 大矣而道不然而道
 而莫能載焉
 者即道也
 小者而遺大者非善言
 無所不備
 物耳不可推類以會其
 躍于上焉胡以飛魚胡
 本地者親下視此矣化
 上下耶著莫非此理之
 總而論之一陰一陽之
 極語其小則夫婦也語
 夫婦也言人而聖人言
 鳥魚皆此夫婦天地之
 至也察乎天地離乎哉
 所自始彼夫易首乾坤
 于位有責矣
 有依責矣

第十三章

前章申明道不可離之意
 以下人章雜引孔子之言
 能行不遠于人者人之
 于途而不可以為道矣
 柯伐柯其則不遠矣夫
 故也執柯以伐柯視而
 別故君子之治人以其
 君子之求之也吾又于
 所強求之也吾又于己
 實而為之也道與人為
 也遠則私意也與人為
 不遠矣恭忠為體而怨
 公溥之道出焉然則視
 哉即如吾之所以自責亦

且言

不可遠而君子之道有四而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之孝于我
 為之也蓋君子之道有四而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之孝于我
 所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之忠于我而所以事君未能也所求
 乎弟之恭于我而所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之信于我而返
 先施之未能也凡此皆道之所當然可徒以之責人而不以之
 矣以四者之道而體庸德之行焉以四者之道而發庸言之謹
 諸身為庸德則力為庸德之行焉以四者之道而發庸言之謹
 焉蓋行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易言易有餘不敢盡焉不取言顧
 易行也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易言易有餘不敢盡焉不取言顧
 行矣不敢行顧言矣君子之言行胡不慥慥實爾學君子也而
 又安在其遠人而為之哉夫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
 者聖人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第十四章

子思言道無所不在也而位有不君子但素其居在位而行
 其則道亦隨時而各盡故體道之君子但素其居在位而行
 其所當為之道若非不願乎其外也看素富貴則行乎富
 其位即其外矣而不願乎其外也看素富貴則行乎富

貴

所當盡

素貧賤

則行乎貧賤

所當盡

素夷狄

則行乎夷狄

所當盡

素患難

素

患難

則行乎患難

所當盡

素夷狄

則行乎夷狄

所當盡

素患難

則行乎患難

惟知道之所在因時制宜無所人而不自得焉君子
 則心廣體胖無愧無怍故無所人而不自得焉君子
 外矣其病始于不正已而求人求人在上位也
 不得勢必至于多怨君子不然而其在上位也
 位也 不援上知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也
 天下不尤于人夫道之所在雖危而亦易道之所不在地雖
 也 倖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所謂素位而行小人反是則
 微幸焉言曰射之有似乎君子君子求諸已者失諸畫布
 正之棲皮則不怨勝反求諸其身而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義
 矣益明

第十五章

言子思君子之道同無所不在而其辟如行遠不遠必自邇辟如

登高不遠必自卑卑邇無定在已至者即卑邇高遠亦無止境

登諸詩乎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

室家樂爾妻祭子合兄弟和耳乃誦此詩而贊之天下之為父

其子之妻子合而兄弟和父母之其順而安矣乎合詩與子言

者哉今能如詩所云則子合兄弟和父母之順言之則亦卑邇也父母

之順非必高遠也對妻子兄弟之和合言之則亦高遠也而其

相因而致若此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不可于此想見哉

自卑之意不可于此想見哉

其盛矣乎言其性情則神主至而鬼主歸也言其功故則鬼

第十六章

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也引

而巳兩儀判而天地分一氣運而往來壇其所以鬼神之為德

也効動于其間而彌綸布濩大莫載而小莫破者蓋鬼神之為德

也其盛矣乎言其性情則神主至而鬼主歸也言其功故則鬼

聽之而弗聞鬼神體于其中陰陽合而物與之始陰陽散而物

與之終蓋體物而不可遺也講言其體物而不可遺人之精神往

壇壇郊廟之中肅焉穆焉能使天下之人齊明其心盛服以承其祭祀

洋洋乎流動如照明在其上如監察在其左右若其者何也蓋

乎祀皆此一氣之感通天地之思神雖散而能使吾心為之聚

所以事鬼神而不知祭禮之所以設實緣鬼神之神之設人之

人然則即祭祀一事觀之而體物不遺可驗矣請徵諸詩曰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蓋言鬼神無所不體不可厭息

隱矣其實體物而不夫其所微之顯如此者何也蓋太極者陰

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觀于夫子之論鬼神而天地夫婦為魚飛

與不可離于此益信矣又所云誠者乃全書之樞紐于此章發之為後天道人道張本云

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至子之孝庸德也而有舜者其極見道之用廣也引子曰大小之別焉若舜其可大

孝也與自古未有以孝而德則以為聖人子者而舜直以孝而

尊為天子而且以富有四海之內而宗廟饗之子孫保之非

大孝而何天位極天子祿富四海各尊聖人壽不止一身而

承饗保諸福畢備人生不可偶得之數也而一以六孝致之故

知有如大德則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雖至

實至常理在而數隨故天之生物本無私必各因其材而篤

焉故其栽者而培之其傾者而覆之此雨露傾者不能榮同

于舜何獨不然詩曰嘉樂君子是憲憲之合德宜下之

民又宜位之人能受祿于天而保其佑行命之為天子自天

申之保佑命之不已使長享福祿于無窮也所謂栽者培之此

第十八章

此歷敘周家世德以明中子之曰從來世德相承之際有可以

庸之道而見其費也引子曰自為政者有不可以自為政

者此心之不能無憂也若無所憂者其惟文王乎也其備作述

夫道天倫之大賴而一于前而後無能述則不免有憂于後文王不然前以

于前身雖能作而後無能述則不免有憂于後文王不然前以

王季為父後以武王為子父作之述者為有本子述之而我

之作者為不墜尚何憂乎此文王之勤王家文王三分有二積

德累仁其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兵不血刃壹戎衣而

遂有天下善繼善述而為聖子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而王尊

為天子化國而富有四海之內而五廟宗廟饗之而且小子孫

保之其事之光大如此請更言周公之事受天命武王當末年

受命武王之心者皆不及身為之周公于是體成就文王武王

之德德不可不有以尊崇之當武王時固已追王文王矣至是

而追王大王王季焉雖仍其公爵而上祀先公則以天子之禮

焉由是推之以及夫下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焉假

父為大夫而子為士則葬以大夫祭以士若父為士而子為大

夫則葬以士祭以大夫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其期之

喪達乎大夫而止諸侯絕大夫三年之喪則達乎天子父母之

喪貴不無貴賤一也凡此皆周公體文武之心而制為禮以成

喪敵親無貴賤一也其德者也合而觀之當文王之時則行文

第十九章

此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子之曰孝者天命之性天下之達

之達孝以見道之費也引言曰人所同好者也然或止為一

身一家之孝則武王周公盡倫盡制道洽人心其達孝矣乎言

乎其夫孝者成迹而不能推廣乎志事之未然非所謂善繼善

述惟是體承志事因時制宜凡所繼所述起前善繼人之志善

述人之事者也若武王續緒以有天下周公成德以追崇其先

制祭禮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而莫不春秋四時之祭神靈所

脩其祖廟焉手澤所存陳其宗器為神所憑依設其裳衣焉時

感也必薦其弟食下者何宗廟同姓之禮因廟制之左昭

行而不亂所以序昭穆也其異姓序大夫之爵以分所以辨

貴賤也宗祝有司之職事不同而異序事所以辨賢也祭畢

四書親中庸

異姓之臣互旅酬則各下之子為其上之父兄舉解服所以逮
相勸酬是為旅酬以在下弟為其上之父兄舉解服所以逮
及賤者亦以有也異姓之賓退矣于寢則各就毛髮之色別
所以序齒也凡苦此者武周不以已之志事為志事而一
踐其志事所行其志事所禮武周所奏其志事
奏樂由是而修祖廟陳宗器設裳衣薦敬其志事所尊貴賢
幼勿長武周之敬所尊也而無非敬其志事所尊貴賢
愛所親也而無非愛其志事所親即令先王而生存其所志所
之迷之孝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焉以為善乎否乎孝之至也
孝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焉以為善乎否乎孝之至也
夫孝者先王之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故事天明事地察通于神
明光于四海而武周禮制之備一以貫之其於父坤母制為
郊社之禮蓋以物本乎天而為天子者所以事上帝也宗制為
宗廟之禮蓋以人本乎祖而為子孫者所以祀乎其先也禮
以義起義由禮著惟仁人為能享帝惟孝子為能明乎祭神之
享親幽明上下遐邇貴賤初無之理也與其能明乎祭神之

禮與宗廟之義則必能推享帝之仁以育萬民推享親之孝以治天下而治國其如下
諸掌乎而道之費從可識矣

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哀
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
公問政子曰法文武而已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可考而知也然
當日者以文武為之君以周名為其人者存焉則其政之舉矣
之臣故有是政假令今日而有如其人者存焉則其政之舉矣
今日其人者亡焉則其政亦因息矣若其人之道本足敏政
猶地之道本足敏樹而夫文武所政也者損益折中無偏無黨
夫樹蒲盧為易生之物也其行也顧不易之易哉夫惟如是故
中為政在得人而取人又以身為之格身為何如身則所得之
身則以道為道以範身脩道則以仁為仁以仁體道而修其身則有
四書親

是君有是臣而政仁者非他即具此生理發而人是也仁無所無不舉矣夫所謂仁者為惻怛慈愛之意之

親者身之所自出良心之發最為真親親為大焉有仁義者非切凡道中倫族皆自此而推之故

即心之裁制分別宜是也義無所不宜而賢者親親之理所由事理而各得其宜也

施用皆自此尊賢為大焉若夫由一親親之殺自師事以而道之故無容過無容不及此又天理之

賢之有等節又非可私意為之者是乃禮所生也此皆所

者也觀于為政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而仁以親親為大則思

在人取人以身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而仁以親親為大則思

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親親之殺尊賢之思知人親以事不可以不知天由知天以知人

等皆天理也則思知人親以事不可以不知天由知天以知人

修身固以道矣而道乃天下之達道有焉矣仁統義理而所

以兼行之者不止仁三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

友之交也世即有治亂人五者有義有親有別有序有天不之

達道也知此體此仁強此勇三者天所賦于人而人五下

之達德也無是三達德同無以行五達道然達德雖

者又有一也得其一則知為真知仁為真仁勇為真勇而達道行

哉夫無不善者人之性也有不同者氣之稟也三達德之行不行

達道其所以知之行之者固不能無蚤暮難易之差矣然未嘗

不可以自強不息之功或有生而知之者或有學而知之者或

有困而知之者似不及其知之未嘗一也以其行或有安而行

之者或有利而行之者或有勉而行之者又及其成功未

嘗一也生安之質既不一矣亦勝中人再次而至固

不一也勉要皆可底于成也夫德者則固存其事

達道子是以又曰在大德者必得其道是而不求故終于

愚而與知之好學焉以求其德也夫德者則固存其事

德日遠苟好學焉以求其德也夫德者則固存其事

欲而志遠故暇于私力行之仁而漸至其德也夫德者則固存其事

而與仁之德日遠苟好學焉以求其德也夫德者則固存其事

中庸

者往往甘為人下而不辭故知恥焉以自辱雖未可即謂近
 安于懦而與勇之德日遠苟知恥之勇而亦足以起懦庶幾近
 乎勇矣斯三者所以求進于達德以行達道而知斯三者則由
 知近仁近勇以復臻于知仁勇而所知所以修身修身以道而
 謂知之而成功一者即在于是必知所以修身道為天下之
 達道人者身之推也天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
 下國家者人之盡也焉有人存而政尚不舉者哉試言
 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治天下國家經常不易之道蓋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焉曰修身也天下國家之尊賢也親師
 然後修身親親也道之所進莫敬大臣也體羣臣也由家以及
 之道進也親親也先其家也及國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由國
 子庶民也來百工也由朝廷以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由國以及
 九經之目而有其序也凡此九者信能行之則修身則道我立而
 莫不有其效焉道不成于已則無以作之則修身則道我立而
 為民表矣理尊賢而講明則不惑之情不遂則多怨親親以推
 不明則多惑尊賢而有素則不惑之情不遂則多怨親親以推
 則諸父昆弟不怨而感悅矣事無敬大臣而信則小臣不得以
 而不眩矣羣臣吾體羣臣則士之盡忠報禮者重矣庶民
 民則百姓皆尊君親勸矣百工與農通工來百工則此得其財
 而財用足矣遠人來自四方不得其柔遠人則四方而歸之矣
 侯者受我之爵士以為我分治天下者也諸侯不懷諸侯則
 懷將諸侯且不知有天子而天下亦止知有諸侯懷諸侯則
 戴天子之德而併以宣其德焉天下畏之矣九經之效如此然
 天子之威而因以廣其威斯天下畏之矣九經之效如此然
 一其內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內靜齊明盛服非禮
 而不存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
 不動則內外交養所以修身也信讓邪則任賢不專狗貨色則
 輕理固去讒遠色賤貨而一貴德所以勸賢也親之欲其富兄弟
 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貴德所以勸賢也親之欲其富兄弟
 婚姻欲其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大臣不親
 無相遠故官屬盛足任使所以勸大臣也盡其誠而恤其
 道事君者得官屬盛足任使所以勸大臣也盡其誠而恤其
 以自盡故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人情莫不欲逸時使薄斂
 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人情莫不欲逸時使薄斂

而財用足矣遠人來自四方不得其柔遠人則四方而歸之矣
 侯者受我之爵士以為我分治天下者也諸侯不懷諸侯則
 懷將諸侯且不知有天子而天下亦止知有諸侯懷諸侯則
 戴天子之德而併以宣其德焉天下畏之矣九經之效如此然
 天子之威而因以廣其威斯天下畏之矣九經之效如此然
 一其內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內靜齊明盛服非禮
 而不存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
 不動則內外交養所以修身也信讓邪則任賢不專狗貨色則
 輕理固去讒遠色賤貨而一貴德所以勸賢也親之欲其富兄弟
 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貴德所以勸賢也親之欲其富兄弟
 婚姻欲其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大臣不親
 無相遠故官屬盛足任使所以勸大臣也盡其誠而恤其
 道事君者得官屬盛足任使所以勸大臣也盡其誠而恤其
 以自盡故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人情莫不欲逸時使薄斂
 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人情莫不欲逸時使薄斂

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者，勉而能。所以勸百工也。為之授送，往積其委，迎其來。授任者，勸矣。嘉其善而不強，所以矜其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無後者，繼絕世焉。已滅舉廢國，治亂相安，持危相恤。朝聘以時，有者封之。不勞其力，厚往而薄來，以不匱。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貢賜有度。家有九經，既關一而不所以行之者，則又一也。得其一則九經，其一則九經。雖其徒為虛文而已。夫達道達德，九經之。所以行之者，總歸于一。是也。不可以及。且求也。故凡事必其所謂。豫定之。則有質。立若。不豫。取必于積累之功。而則質一者。而徒存廢矣。即如失言也。前定。謂一。其。則言有不踏。矣。有所。枝葉解不廢。于口而為言也。前定。謂一。其。則言有不踏。矣。有所。事也。前定。謂一。其。則言有不踏。矣。有所。常不疲。矣。達諸天道也。前定。謂一。其。則言有不踏。矣。有所。而。

之以求。所謂素在下位。者固。有治民之責也。然使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民。定之一乎夫。在下位。者固。有治民之責也。然使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取容也。苟不信乎朋友。則志行不。不聞上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依苟合也。倘不能。親則所厚者薄。不見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又非可以便。不。諸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不順乎親矣。至于誠乎身。又有道。非可以襲取。不能格物致明乎。善之所在。則好好。惡必不能如惡。惡與真。不能。誠乎身矣。由此觀之。獲上治民。信欲勉焉。以誠其身。而卒不能。誠乎身矣。由此觀之。獲上治民。信以誠其身。則凡達道達德。九經之所。謂。豫立乎其。一者。之明。善舍誠。又安屬哉。夫其所以必明善。以誠身者。何也。蓋以誠者。實無妄之謂。天之道也。無所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未始有。理之本。然乃天之道也。無所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謬。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曾有一毫之善。此天理之所以為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

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岐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味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不實矣其于禮智皆然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于為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于二致其甚至子詐偽欺罔而卒墮于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于是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則謂之誠之者為人事之入之道也人欲之私以病之其于仁也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于義也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是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誠者其行則不待勉而自中其知滿是純乎天之道而謂之誠者安行不待勉而自中則生知不待思而自得從容以中乎道而動容周旋莫不聖人也夫自聖人而下則氣稟既不能無拘物欲又不能無蔽而必待盡人道以復之是以有學知利行困勉行之差其知也未能不思而得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其行也未能誠之者蓋擇善而不勉而中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夫于天下之事果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心固已篤矣于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問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于外入

而無所藏于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于不實哉諱言誠之之君子之于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遍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博學之至于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則審問之學也問也得于外者也或粗畧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審問之學也問也得于外者也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為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慎思之固也以別其是非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必慎思之固也以別其是非真妄之不同而猶慮其或有明辨之夫學之博固以得所疑而疑似之見毫髮之差又必明辨之有問問之審固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慎則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篤行之則凡所學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若夫固執之功其擇之執之尤有弗學則已學必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措也弗措也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則已思必思之弗得弗措也弗措也問之弗辨則已辨必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則已行必行之弗貴于篤行

四書

中庸

七

且言

之弗篤弗措也。或即人以一能之而已。不能則不百之人。或以十能之而已。不能則不千之。勇之事也。夫人特患不能從事于已百已千之。果能此道矣。則雖質之愚。亦必擇善焉。明雖氣之柔。亦必固執焉。強而行遠道。而身以修。以九經治天下。國家而政。以舉而文武不難。再見矣。公其勉。諸或問于朱子曰。何以言誠。為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掩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功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畜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為飛魚躍。流動克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于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掩。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于此。因其無一毫之不定。而至于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偽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于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于此。大經而立。大本參

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綱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若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確。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操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總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第二十一章

了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復推明此章之意。其言以真實無妄之理。人所不得于天者。無不同。而生安之與學。利因勉。所稟受于氣者。庸或異。然未有不可盡人。以復天。同歸而一。致者也。故有德無不實。而明因自誠。而明者。此聖人之德。謂之性。即夫子所謂天道以無不照。自誠而明。所性而有者也。謂之性。即夫子所謂天道而後能自明。而誠者。此賢人之學。謂之教。即夫子所謂人道者。實其善。自明而誠。由教而入者也。謂之教。即夫子所謂人道者。不同。然不思誠。則不無明矣。而擇焉執明。則亦可以誠矣。又何必不勉之。聖人誠。則不無明矣。而擇焉執明。則亦可以誠矣。又何必功之不誠。

第二十二章

知

言天道也蓋以誠者人所同得之理唯天下至誠其德之實為
 而或以拘蔽之故往往有誠有不誠唯天下至誠其德之實為
 故于其所性之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雜之不思為能盡其性
 焉人與至誠為同類形氣之清濁能自盡其性則禮樂以淑其
 厚薄雖不同而性則一也至誠能自盡其性則禮樂以淑其
 身心刑政以能盡人之性物與人為異類形氣之偏正通塞雖
 起其昏惰併能盡人之性不同而性亦一也至誠能自盡其性
 以能盡人之性則其生以及物而節愛養以遂能盡物之性生
 生物者天地之化育也天地能生之而不能使之各盡其性
 性生是化育猶有所憾至誠能自盡其性以盡人之性而併能
 物之性則化育所不至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夫以天地之大
 間亦猶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乾我矣坤我矣至誠以宗子家
 小矣今且為功于天地而天地不可一日無至誠是與天地參矣
 止為功于天地而天地不可一日無至誠是與天地參矣
 蓋誠也者天地人物同出而誠成位乎中直為天地人物得之
 為人物者也至誠以一誠純之而知明處當一盡無不盡如此
 非自誠而明之事也乎

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蓋謂天下至誠不多觀也自至誠而下其次
 其等固不一矣然以其知之成功可一故總以其次概之氣
 不同不能如至誠之德無不實然未嘗無善端發見之偏所謂
 曲也在因一念之善而推之念念因一事之善而推之其事以
 致其曲之徵特患不致之耳果致之則稍少致多由偏至全
 曲也而有誠焉誠則必形已也誠愈積身形則必著也未已也
 誠愈著則必明者然矣未已也誠愈積身形則必著也未已也
 積愈著則必明者然矣未已也誠愈積身形則必著也未已也
 變動則必變焉誠而化物變則必化焉誠而化物變則必化焉
 易言唯天下至誠為能化相因以致于能化是即天下至誠也
 又安在有其次之別乎哉人道之可以合天蓋如此

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蓋謂人于將來之事不能察其幾頃前至誠之道則
 知之者由其誠之不至而為私偽所蔽故也若夫至誠之道則
 固

可以前知焉大凡無者不能造有而有者不能終國家將興視人之
 之尚在式必有禎祥兆為之國家將亡人視之尚在必有妖孽為之
 微之際而見乎蓍龜取諸身而動乎四體之貌象休徵咎禍福萌以至遠
 取諸物而見乎蓍龜取諸身而動乎四體之貌象休徵咎禍福將至
 白蔽而不覺惟誠精而明于其吉而善也必先知之其于
 凶不善也必先知之夫能知人所不及知者惟鬼神為然耳至
 而寂然不動之體也當其有故至誠如神而明者哉
 也同一感而遂通之應也

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誠者真實無妄之理人之靈物之蠢無不自成者也而
 也蓋謂誠者得是理以宰于形氣之中乃所以自成者也
 是理發見于日用事物之間莫不道而為人所當自道者也
 各有當行之路如五常之屬所謂道而為人所當自道者也
 在天為實理在人為實心以實心而體乎實理即道之自道
 也蓋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其自無而有也誠始之也而物
 與之俱始其自有而無也誠者物之終始惟物與誠為終始
 終之也而物與之俱終是

斷一之始而後未終以前其以實心體實理不可有一息之間
 間不誠則前之誠已絕後之誠未無是故君子
 有子臣弟友視聽言動之間一誠之功為貴也誠者又非自成己
 戒懼慎獨存理道欲以求盡乎誠之功則無誠者又非自成己
 則各足而合之則交盡向惟不能自成矣則所謂誠者又非自成己
 以及物今既盡誠之功而自成一誠者又非自成己
 而已也道之行于我即可推所以成物也蓋成己禮屬之內
 體之也成物者知明處知也成己禮屬之內成己禮屬之內
 仁與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其知內焉外焉而皆失其仁知內
 既誠而得之于已矣則見于事故時措之宜也然則誠之之功
 者在身在物無所施而不當

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蓋謂理無不實而心有不誠故惟至誠之聖人紳乎
 則虛假為之間斷所謂不誠即無物也故惟至誠之聖人紳乎
 而私欲不得無息焉不息則如一自存之久而不變久則
 而問之自然無息焉不息則如一自存之久而不變久則

四書觀 中庸 卷之四 文王之德之純

暢于四肢發于事業自微而不可揜則功業著遠而無窮矣悠遠則積累之至自然充乎博厚矣博厚則發見之極自然巍高而明矣其驗于外者如此夫量狹則多博厚而萬物仰治所以覆物也卑則不能容暗則無所高明于其下乃所以覆物也無以持覆載之主物何以成乎至誠悠久而萬物藉以成所以成物也地同其用矣由是而言其體其博厚也一地之配地焉高明也一天之配天焉悠久也一天無疆也配天如此者豈有所勉而然哉其博厚不見而章也其高明無疆然不動而變也其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為而成也山是言之變矣然不動而變久固治功有成矣然無為而成也誠而心其為物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靜專動不貳焉惟誠而心其為物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靜專動不貳焉惟誠而心其為物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靜專動不貳焉惟誠而心其為物也

則不息而一其生物之多不測者所以然天地之道不貳之誠也言之地博也厚也天極其高也明也而博厚高明之悠久也言而測之功又今天夫天指其一斯昭昭之多及其全體無窮也而日月星辰繫焉而萬物覆焉今天夫地指其一撮土之多及其全體廣厚則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見洩而萬物載焉天地之生物也然則為天地也今天夫山一卷石之多亦山及其全體廣大草木牛之禽獸居之而寶藏興焉今天夫水一勺之多亦水及其全體不測而龍鼉蛟龍而魚鼈之生焉切貨財殖焉然則天地即至誠也至誠即天地也初成生物之功者哉詩云維天之命氣化者於穆運行而不已意蓋曰高明上覆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又於乎豈不顯哉文王之德之純意蓋者乃天之所以為天也又於乎豈不顯哉文王之德之純意蓋

四書觀 中庸 卷之四 文王之德之純 且吉堂

曰文漢不顯弟可以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夫天言莫不也
于聖人言德之純乃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夫天言莫不也
不巳由于不誠即知聖人之不誠亦且不已天之純亦不已天地
與聖人不同一
至誠無息也哉

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蓋謂道不因其人而始有而能體大哉聖人之道
道者惟聖人冷未言聖人而先言聖人之道
其大而無外者言洋洋乎發育萬物而峻極于天布濩焉
之而見其大也
子其小無間者言優優大哉之間經禮儀三百威儀曲
之而益見其大也
三千莫不係分而濶析焉道之大如此極是道也未有聖人道
見三于未嘗不始若于上下之間然天地萬物自如而位育不
而禮教不代與必待其能行是
而後行
至道不凝焉
君子有見于發育峻極道體之大尊德性以盡存而百三千道
吾所受于天之德性也則

體之細不可不從
事于問學也則道問學以盡致知之事此修德凝道之人端
矣為致其廣大而不使一毫私意自蔽焉然或務廣大而狹小
致之者而又道問盡精微焉德性本高明也私欲極其高明而
尊之者而學以盡精微焉德性本高明也私欲極其高明而
使一毫私欲自舉焉然或務高明而人于虛遠其于道問
日用之宜保無過不及之謬乎故既以極之者尊之而學以
道中庸焉所已知者德性中之故也然不稱溫故以尊之而又
必道問學以而新焉所已知者德性中之厚也然不敦敦厚
日知所未知而新焉所已知者德性中之厚也然不敦敦厚
以尊之而又以能文無定以崇禮焉其合存心致知以交盡修
必道問學日謹所未謹以崇禮焉其合存心致知以交盡修
乎德修而道凝將是故居上之道而不驕為下之道而不倍國
無所處而道不當其言足以與國無道舍之則其默足以容詩曰既
有道行而則其言足以與國無道舍之則其默足以容詩曰既
明于且哲入不得以保其身其此上下治之謂與是君子也而
歸之哉

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子嘗有曰愚而好自用惟貴治賤而
而言亦人道也好自尊古今異宜生乎今之世而欲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必及其
乃或則身者也由子之言觀之為下者可倍乎哉夫親疎貴賤相接必
有禮執議之官室車馬衣服必有度執制之書契照畫
形象必有文就考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蓋是今之天
之蓋皆天子事也猶然文武所治車言之同軌焉遵其所書言之同文焉遵其
以行則同倫焉遵其所議也孰敢雖有其位苟無其德安于亦不敢作禮樂
固已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安于亦不敢作禮樂
焉安而生今者又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
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然則夏殷雖而德位而非其時
下不倍之義益明矣

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蓋謂王天下之人必有治王
天下之具議禮制度考文三者所最重而不可以易者也王
者也天下有三重焉則國不異政共臣民寡過矣乎夫王天下者有
彼者也上焉者玉禮雖善而非其無徵則不信不信民弗從
下焉者之聖雖善其位則無不尊則不信不信民弗從
弗從又何以寡天下之過乎然則有德下之君子其于之道
者不可無時位豈作時位者可無德乎故下之君子其于之道
必躬行本諸身以立極有其徵諸庶民以驗其信從而且前有
貴踐治天下者也因革損益考諸三王而不繆焉明有天地生君子
不同而其理則一今者也化育參贊相建諸天地而不悖幽而有鬼神劫靈于天地
需而其理乃合今者也今實諸鬼神而無疑焉後有聖人繼三王之統莫非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焉其出之有本而驗之無不合如此蓋亦于

者鬼神實諸鬼神而無疑蓋天之理盡于鬼神君子窮神知化知天道所以然也蓋人之理盡于聖人君子

言鬼神者後聖也何言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蓋人之理盡于聖人君子

家倫知人之理故也言後聖則三王可知矣是故君子

之道動而世為天下道動而行也而世為天下法其動言也而

世為天下則遠之言行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法於天

此而聖人之世如詩有曰在彼無憎惡在此無厭射往而

不庶幾夙夜以永終美譽誠存譽于天下矣亦惟是本身微

美如此以致然也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然則魏業顯赫其此來遠矣

矣請居上者而可驕乎哉

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蓋謂中乎精一之傳開祖述堯舜焉法制之詳

庸之道體之者其仲尼乎堯舜則遠而祖述堯舜焉

近而冠章文武焉進而不滯上律乎天時而通變時宜焉殊風

襲乎水土而安貞素履焉其集帝王天地之成而無間于內外

其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乎則聖人之德一大地之德

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也乎是則聖人之德一大地之德

天覆萬物並育其而不相害日月之道並行其而不相悖

以不害不悖者蓋以全體小德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

則以萬殊之太極而為大德敦厚化之而各給合之而不遺此天

地之所以為大也而仲尼不即

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蓋謂同是唯天下至聖稟

人也以其品之出類拔萃而言則曰天下至聖唯天下至聖

獨為能聽無不明地無不睿無不知無不足以有臨而為天也

絕為能聽無不明地無不睿無不知無不足以有臨而為天也

知之實而具寬而不裕而不溫而不柔而不是以有容也

仁之德則發而莫強而不剛而不毅而無足以有執也

則齊而純而中而不偏而正而無足以有敬也

而有理而密而察而足以有別也

以其克積于中而博也博也靜深而淵也

淵也泉也而時出之以容

以執以敬以別莫溥博始如天其淵泉如淵

見也而民莫不敬時出而言也而民莫不信

莫不說其德行惟其是以至聖聲名洋溢乎中國

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之為親及直與天同其積次

大非有餘而至聖非故曰配天夫其至聖之發見于外而為

是則亦天而已矣

乎流

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蓋謂道是唯天下至誠為

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以實心體之為之理其緒而分以各盡其道也立天下之大

本如仁義禮智之德為所性之全體渾然在中無一毫人欲之

知天地之化育純亦不已直與無妄之原有感與焉者非但聞

見之知而已也凡此皆其不夫焉有所倚著于物而後能或于

至愛流貫于肫肫乎其仁之淵焉所性退藏于密蓋淵淵乎其

淵之靜深也于知化見聖心之浩浩乎其天之廣大也至誠之

易言知乎夫至誠者即至聖也惟至聖為能知至誠是必苟不

固有聰明聖知之資以達仁義禮智之天德者為能知之苟不

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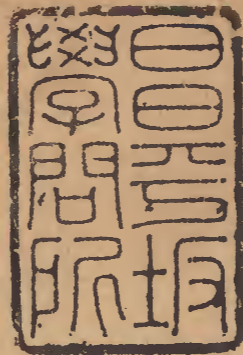
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其萬一也其存主之不可測識有如此非大德之敦化乎
哉然則吾雖竭力以形容至誠之能而卒不足以窺

第三十三章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
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與首章相應首章從天順至人此章
從人逆說至天故于入手之詩如衛
處尤為分曉蓋謂考之風言鄭之幸有曰衣錦尚絀之文而
反加以綱之素何惡其文之有表著也
也蓋非惡文也
道專務為已不聞然晦而美自中章顯而易見小人之道前然
求其人知外雖
表而無有中消亡也則君子之道
暴而無有日消亡也則君子之道
厭焉簡則少文簡而然有至文焉溫則少理溫而中自分理焉
君今外觀雖簡而然有至文焉溫則少理溫而中自分理焉
旁觀者蓋非有意而為之也而心為己則然日章之象得諸
又當知從入之處有如在彼知遠之近焉在身之得失由心
之是非由在表之傳則當知遠之近焉在身之得失由心



之自焉隱曲之善惡必致知微之顯焉由是而可與循序入
之德矣以入德之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蓋言莫顯乎微
也故君子常內省之功使念慮不疚然無懼惡於志惡君子之
不可及也而內省之功則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
乎而君子戒謹恐懼之心無時而息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
屋漏之神乃可耳蓋人縱修治于眾著故君子動固敬不動而
亦敬焉言固不言而信焉其為己之功密則及人之效自見
詩曰主祭者極其誠敬無有言當其時化之靡有爭競而失
知成已及是故君子勸猶淺也
怒而民威於鈇鉞也德愈深則效愈遠詩曰不顯惟
天子德也而天百辟其刑之法夫至于百辟刑則天下是故君
之



子由戒懼慎獨之功至收斂厚無一時恭而天下自不識不
 退藏之密渾然天理深潛篤厚念之不恭而天下知翁然
 平治併與乎勸感之迹矣非中和位育聖神功化之極詩云予
 致也哉然則何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乎身矣之極詩云予
 上帝懷文王明德深微邃密不大著聲以色之間此言假可形容
 常曰為政有聲色之於以化民抑末也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
 猶未足以形容之詩曰德輶如毛則既乎可以形毛則猶有
 也若夫蒸民之詩曰德輶如毛則既乎可以形毛則猶有
 倫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可為至矣蓋
 是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
 顯篤恭之妙耳夫自下學立心之始而推之以至其極如此蓋
 舉全書之要而約言之以見人盡自可復天則性道發之原于
 所樹有必盡存養省察之功以臻中和位育之極者不反復
 觀之而殆然
 可信也哉

子自
 新關曲女善觀
 文
 由

